

封存的航海日志

杨肇林 著



海潮出版社

封存的《航海日志》

——献给人民海军五十周年

杨肇林 著

海潮出版社

1999 年·北京

封存的航海日志

杨肇林 著

海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封存的《航海日志》/杨肇林著.-北京:海潮出版社,
1998.11

ISBN 7-80151-081-X

I.封… II.杨…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288 号

封存的《航海日志》

杨肇林 著

☆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1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151-081-X/1·13

定价:18.00 元

成立五十周年



作者简介

杨肇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1934年生于湖南长沙。1949年9月参加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950年3月转入海军。1988年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1990年离休。

一个“老海”，长期从事海军文艺创作组织工作，致力于反映海军现实生活。1954年开始在全国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几十年间，笔耕不辍。但只是在离休后，才有裕如专事写作。

ABB 3/04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写海的书。

西沙的硝烟，南极的冰雪，赤道的风涛，珊瑚岛的恋情，民族的命运，历史的云烟，构成当代中国海军军人绚丽多彩的生活。柴米油盐，崇高理想；风波骤起，转危为安；人情冷暖，同德同心；剑拔弩张，止戈为武，交织着当代中国海军军人的灵魂。

选辑在这里的四个中篇小说和几个短篇小说，都是发表过的，读来仍然令人荡气回肠。

目 录

封存的《航海日志》·····	(1)
海鸥在这里飞翔 ·····	(43)
同在一片云下 ·····	(99)
撞击的波涛·····	(152)
南十字星·····	(164)
太平洋上的周旋·····	(179)
期望在大洋相会·····	(193)
烦恼的周末·····	(204)
水手笛吹出的歌(三章)·····	(215)
永远向前·····	(232)
胜利起点·····	(243)
大地重光 ——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作 ·····	(258)
大水轶事(二章)·····	(300)
后记·····	(311)

封存的《航海日志》

海无边,海不平,海是风波路。

“奋斗—1”号猎潜艇走过长长的风波路。它的空间有限,长不过百尺,宽不逾五米,正道是沧海一粟;水兵的天地广阔,彼此肝胆相照,自成一个世界。波翻浪激,动魄惊心,同舟共济,柔情若水。大潮过后,但见海面悠悠荡荡,漫起漫伏,似乎从未有过波澜。只有每艘军舰都有的《航海日志》留下了船的航迹,也反映出舰员们心的旋律。

猎潜艇“奋斗—1”航海日志

1974年1月16日

14:00 高潮风,3~4级。

系泊汕头岩石军港码头。

14:08 水警区司令部转中央军委电令:猎潜艇“奋斗—1”、“奋斗—2”紧急备战备航,限本日18时启航,驰援西沙群岛巡逻作战。

天,垮着一副脸,阴沉沉,灰凄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时届农历小年,寒流袭来,把个四时皆花、终年常绿的汕头港,搅

得冷飕飕、寒浸浸的。

码头边的操场上坐满了一坪水兵，不寻常的集会，同天色一样沉暗。

口号声喧天而起，又一下戛然刹住。

“判处死刑！”

一声宣布，震慑全场。

死一样沉寂，每个人的心都像擂鼓一样，“嘣嘣”直跳。

惊愕，惶恐，迷乱，人人自危。

猎潜艇大队长柳国才席地而坐，感到身后水兵们的沉重呼吸。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年终岁末，历来都用来评功摆好；曾几何时，忽地兴起了从重打击，节前震慑。人民军队几曾有过这样的怪事？！我们军队，整个中国，多么需要一场严峻考验！民族危亡，或许能唤起人们凝聚、振奋。可是，人们还能承受起一场灾难么？真要打起仗来，人们互不信任，何来步调一致？

柳国才不由得打了个冷噤，不寒而栗了。

柳国才的身后，坐着“奋斗—1”号副艇长伍振元，他凑到柳国才耳朵跟前说：“兵难带哟，一个干部真得有几个老乡保着才行哩！”

柳国才拧起眉毛，严厉地盯了他一眼，扔给他一句重话：“正确接受教训，好好了解战士的心吧！”

伍振元的嘴噘了起来。好你个大队长，我念其你是老乡，才好心劝你，处处维护你，“亲不亲，故乡人”嘛。可你并不怎么看承小老乡，比对别人还格外苛刻些。本来嘛，艇长出差，把我这副艇长提起来，顺理成章，可你就不肯费这点唾沫星子为老乡说一句话，倒从运输船调一个艇长来。等着瞧吧，关键

时刻，还是老乡贴心、顶用！

会上大批判无休无止，花样翻新。慷慨激昂却言不由衷；无所不包却空空荡荡；大张挞伐却露出虚张声势；深入骨髓却未免吹毛求疵。台上力竭声嘶，台下无动于衷或适得其反。也许只有战争来了，炮弹在身边爆炸，这种空头政治才不得不收场吧！

作战参谋弯腰跑到柳国才跟前，把抄报本递给他：“柳大队长，电报！”

柳国才迅速看了中央军委电报命令，在抄报本上签署收到，向参谋说：“我们立即执行！”

柳国才蹲起身来，向后面的水兵发出命令：“‘奋斗—1’、‘奋斗—2’全体艇员注意，顺序退出会场，跑步到码头集合，紧急备战备航！”

柳国才确信每一个水兵都听到命令后，站起身来，弯腰跑出会场，站在操场边上等候。

伍振元轻声喝道：“从前排起，一个一个退出会场！”

水兵们学着大队长的样子，悄悄起立，弯腰跑出会场，然后撒腿向码头跑去。

在码头上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柳国才复述了中央军委命令，说道：“昨天上午，南越军舰侵入我甘泉岛海域，向我国渔轮挑衅，还向甘泉岛开炮，我们要准备去打仗。时间紧迫，各艇一面备航，一面进行战斗动员。不要开大会了，干部分头深入战位做工作，保证18时准时启航。”

隔着窄窄的海峡，隐隐传来汕头市面的喧嚣，这里那里劈劈啪啪响起了鞭炮声。临近春节，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横扫四旧”，网开一面，唯一剩下个旧历春节，人们暂且放下争

斗,乐乐呵呵歇息几天,吃喝几顿。但是,对于军人,节日、假日却是紧张的战斗日。正是一个星期天,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又一个星期天,日本人趁美国军人狂欢之后偷袭了珍珠港……柳国才扫视一眼正在备航的水兵,有人间或停下来谛听对岸的鞭炮声。他们对于战争,又有多少准备呢?他抽了抽鼻子,嗅嗅空中海气:腥得特别。海上要起风了。在风暴里航行,需要的是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尚且难免触礁翻船,何况人各一心呢?

油装满了,水备足了,弹药补充了,最后一辆补给车离开了码头。柳国才看看表,离预定出航时刻还有一个小时,他松了一口气。平素严格训练,带来了好处,赢得了时间。

后甲板上,水兵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抽烟,也有靠着船舷栏杆愣神儿的。从来不抽烟的郑炎,也皱着眉,从嘴里喷着白烟。只有浑身扎刺的梁李生格外兴奋,连比划带说,窜来窜去挺欢势。码头上,有两个干部各夹一个小包,托付给不出航的老乡。生死攸关的紧迫感,正微妙地在每个人心头震颤,他们要做出勇敢献身还是怯懦保命的抉择。不能让他们郁闷在心里,让他们面对自己的亲人,抒发“马革裹尸还”的壮心吧。柳国才打开驾驶台的扩音器,说道:“同志们,请注意!”

人们都转向驾驶台。

“同志们,这次执行任务,时间可能长一些,通信也不方便。出航之前,每个人可以给父母、亲人、好朋友写信。”他有意避开了“告别”这个词儿,又像随意地提醒说:“相信同志们注意保守军事秘密。抓紧时间写信吧。”

甲板上的人们掐灭抽了一半的烟卷,舒松开眉头,迅速散去,消失在舱门里。

柳国才抬头向码头后面山坡望去，在大榕树郁郁青青覆盖下，有一排营房，那里有自己温暖的家，需要去安顿一下。顺着陡峭的石阶，柳国才向家属区走去。他觉得胃里咝咝地抽搐，一阵紧似一阵地隐隐作疼，但他没大在意，急急地向家门走去。走着走着，脚步沉重起来。

哦，黎瑛，贤淑的妻子！原是他最敬重的老师的独生女。“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虽不到“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的地步，但军队中初级干部的生活是清苦的。一个月的薪金，要养家，要奉养父母，分做两三处花，每一分钱都要计算好。一双儿女，全靠她一手教育、抚养，从不亏孩子的吃穿。尤其是这几年，自己不适应潮流，动辄得咎，不知给黎瑛增添了多少揪心的担忧。突如其来“莫须有”的审查，心术不正的人用无聊的谎言挑拨一般妇女必然生起的嫉妒，想假手妻子给丈夫定罪。黎瑛保持沉默，逼急了，一字一句回答说：“我了解自己的丈夫，相信他的为人！”生活劳累，精神折磨，加上不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黎瑛心脏发生了气质性病变，时时卧床不起……

柳国才推进了家门，女儿和儿子欢叫着跑过来，黎瑛从床上抬起身子，挣扎着要下地来。柳国才连忙上前，扶住她说：“快别动了，小心又犯病。”

手触处，妻子骨瘦如柴，柳国才心疼了。他温存地替她掖好被子，轻轻说：“一会儿我就要出海，这次执行任务，可能要多些日子，家里还缺啥？”

黎瑛忙喊女儿说：“给你爸爸拿换洗衣服，在衣柜的第一层隔板上。”一边向柳国才说，“家里不缺啥，你放心吧。”

柳国才揭开米缸，粮食不多了；揭开水缸，已经见底；厨房

里，烧柴也不多了。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不是不缺啥，而是啥都缺！

军港挨着繁华的海港都市，但是，多年来片面理解艰苦朴素，军官宿舍没有安装自来水，用水靠干部、家属去山下挑；没有煤，更没有煤气和石油液化气，做饭炒菜全烧木柴，也要去市上买了再挑上山来。柳国才看看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自嘲地说：“嗨，忘记家里也需要‘补给’了。”

黎瑛说：“你不要管，我们自有办法。吃水，我和女儿去山下抬。”

女儿把衣服、牙具替爸爸收拾好了，说道：“不用妈妈去，我能把水挑上山来。”

儿子懂事地说：“我跟姐姐去抬水。”

柳国才搂着儿子、女儿坐在妻子的床头，故作轻松地说：“好，我一概不管了。”他对女儿寄予厚望，托付说，“妈妈有病，弟弟还小，里里外外你当家了！”

十几岁的女儿一歪脑袋说：“我会！爸爸放心吧。”

妻子也强作笑脸说：“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放心出海吧！”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个家是温暖、平静的避风港。柳国才情不自禁地攥住妻子的胳膊，反复叮嘱：“你自己保重！”

黎瑛眼里涌出了泪花，对女儿、儿子说：“咱们送送爸爸！”

柳国才拦住了她。他刚走到门口，黎瑛又大声叮嘱道：“孩子他爸，别饥一顿、饱一顿，别着凉，别受寒，别让胃病又犯了。千万要小心啊！”

柳国才眼眶湿润，下意识地捂了一下肚子，那里正隐隐作

疼,但他回头向黎瑛笑笑,让她放心。

柳国才和孩子们走出门了,黎瑛用手指揩掉从眼角滚下来的泪水。

二

猎潜艇“奋斗—1”航海日志

1974年1月16日

17:50 请示水警区司令部批准 18:00 启航。

18:01 从汕头岩石军港启航。

航向 $\times\times^\circ$ 。

航速 18 节。

猎潜艇待命启航,出航信号旗在桅杆上飘扬,没有烧尽的燃油,喷出浓浓的黑烟。晚潮涌起的激浪,撞击在礁石上,迸起水柱,飞起浪沫。咸腥的海风,轰鸣的轮机声,准备解缆的呼叫,整个军港沸腾了,水兵的心在咚咚跳。不论是在海上滚了多年的老海,还是新上舰的毛头小伙儿,每次出航,都是新的开始,都是庄严的时刻。

柳国才和大队副政委陈玉林检查了猎潜艇各个部门:一切备便,只等出航命令。

柳国才走上指挥所,向信号兵命令说:“请示水警区首长,‘奋斗’编队 18 时准时启航。”

信号台上,灯光闪烁,批准出航的信号旗升起来了。

“离码头部署!”

水兵们叉开两腿,双手背在身后,在艇舷肃立站坡。

一辆吉普车急驰过栈桥,在码头上“嘎”地刹住,水警区首长赶来为出征的水兵送行。

柳国才跑步向前,敬礼,报告:“编队一切备便,准备启航。请指示!”

“好。出发前有一个命令通知你本人。”

“是。”

首长有意缓缓地说:“关于你工作调动的命令早就到了,一直没有跟你见面。现在,你正好去西沙,一并通知你。上级命令你担任新组建的西沙巡防区主任,这次去就到职上任。”

柳国才脑袋“嗡”地一声,立时大了。这是意料中事,却又出乎意料之外。这是“数罪俱罚”。

十年前,柳国才被派往接收新建造的猎潜艇,试车结果,两部主机中有一部散热不好,一时找不出原因。一些专家猜测说,可能是外国机器不适应中国南海海区的高温。柳国才提出疑问说:“一个娘生的孩子,在同一个摇篮里长大,为什么两样?”他组织技术骨干彻底检查,发现散热系统一千多个散热孔,有百分之八十被异物堵塞。消除以后,散热性能正常。柳国才高兴地上书海军副司令员,报告群众检查的结果,提出有关装备建设的建议。这位首长又将他的报告转呈副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赞扬、肯定了柳国才和群众的意见。但是,柳国才却成了狂妄自大、目无直接领导的典型。

狂热的年代,政治冲击一切。水兵麦贤得在战斗中被一块弹片打进前额,仍坚持操纵机器,被说成是“精神原子弹”的超人神力。柳国才却强调麦贤得的奇迹是训练有素的结果。他在组织训练中不用“大批判”开路,也不用“斗私批修”代替总结,扎扎实实练基本技术。于是,柳国才成了反对突出政

治，为单纯军事路线招魂的人物。

最近的，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最易置人于死地的“生活问题”了。柳国才的老上级谢子平中年丧妻，同二十七岁的老姑娘姬小岚结为夫妻。柳国才出海回来，匆匆赶去祝贺。酒酣耳热之际，他举杯站起说：“延安时代，林柏渠同志结婚，周恩来同志贺了一副对联，意思是白发红颜，贵在彼此尊重、相爱。我借用这副对联祝贺你们，只在年龄数字上改动了一点：‘三九佳人六八郎，一树梨花压海棠’。”

满座拍手叫绝，雅谑而不庸俗，欢闹而不出格，婚礼达到高潮。从此，柳国才不仅是老谢的知己，也是姬小岚信赖的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悬殊，姬小岚渐生不满。这婚姻一开头就是经人介绍，确立关系，以结婚为直接目的。没有好好恼恼，没有不定因素，没有生怕失去，又终于获得的狂喜，平平淡淡，按部就班，从没体会到恋爱的魅力。婚后生活，老谢越是体贴，宽容，俯就，她越发觉得不平等，被压抑。老谢觉察她不快，百思不得其解，向柳国才诉说自己的烦恼。姬小岚也找到柳国才，脱口而出道：“我同老谢没法一起生活下去了。”

柳国才大吃一惊，忙问道：“老谢对你不好？”

“不，他对我太好了，宠我，哄我，把我当孩子。我受不了。”

柳国才沉思了一会儿，慎重地问道：“你自己怎么对待老谢的呢？”

姬小岚把积压在心的话向他倾吐出来：“结婚以前，我想过年龄的悬殊，家里人也反对。但我当时想，这是一个对革

命有贡献的年长同志，我应当做出牺牲。结婚以后，我才发现问题不在年龄上的差异，而是知识、地位，许许多多方面我配不上他，我总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

柳国才诚恳地说：“你们决定结婚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些议论，老谢也有犹豫。我总觉得一个年轻的女同志爱上比她年长的同志，必定发现了旁人没有发现的东西。他值得她尊重，值得她爱！”

“是的，老谢无论从哪方面都叫我敬重。”

姬小岚娓娓而谈老谢的好处、长处，竟忘了找柳国才诉苦的初衷。

柳国才认真地听完，笑着向她说：“我建议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爱情需要的是平起平坐，齐肩并辔。老谢是个普通的男人，有自己的弱点、不足，他更需要你的帮助、支持。再硬的汉子，再强的男人，都有软弱的一面，需要母亲的保护，妻子的抚慰。”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愿同我爱人谈谈吗？在我倒霉、遭到挫折的时候，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支撑我。她坚强，有主见，好些方面比我强。你同她谈谈，就会知道老谢多么需要你，需要一个站起来跟他一般高的妻子。”

老谢和姬小岚的婚姻巩固下来了，他们都特别感谢柳国才和黎瑛。不久，谢子平被派到外地“三支两军”。这是那个年代给军队一个十分难堪的任务，险些把人民军队推到了自己的反面。临走时，老谢托柳国才照顾姬小岚。

“男女授受不亲”，古训万世长存！一男一女稍一多有接触，便有人背后嘀咕。于是，撇嘴，耳语，添油加醋，捕风捉影，柳国才从此陷入困境。

审查柳国才“生活问题”，随着他“态度恶劣”，逐步升级为